

巴顏喀拉山上的春天

郭仲强著



巴顏喀拉山上的春天

郭 仲 强 著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目 錄

鄂拉山之夜.....	(1)
巴顏喀拉山上的春天.....	(22)
林琦和許克林的故事.....	(50)
老孫和他的同行.....	(65)
渡河的故事.....	(87)

鄂拉山之夜

太陽不知在什麼時候落下山了，現在只能從那微弱的迴光，模模糊糊地辨別出在雪地里黑綫似的公路。在這條青康公路上，柳強已經走過了十幾次了，說起來這不算太生疏，但柳強還是不敢掛上四檔，因為檔風玻璃走不上半個多鐘頭，就會凍上一層薄冰；雖然把燈開了，但往前看總是黑糊糊的一片，好像到處是坑坑凹凹似的，真是寸步難行。

柳強好幾次地掙扎着想把眼睜睜大些，但這有什麼用處呢？過不了兩分鐘，那兩片眼皮就好像糊了膠水似的，老是往一塊兒粘，柳強才想起了自從出了西寧以後，有兩天一夜沒有休息了。當他看見助手小張胳膊搭在窗台上，腦袋就擱在肩膀上睡着了，發出呼嚕的鼾聲，睡得多麼甜啊！他心里有些羨慕。要是有一辦法的話，真想給汽車插上兩只翅膀，一口氣就飛到巴顏喀拉山的工地上，把工具送到同志們的手里，然後，找着一個帳棚，哪怕里面是雪窩窩，只要把皮大衣一裹，不吃飯也得睡它兩天兩夜。說也奇怪，一想到這裡越發感到困得撐不住。

檔風玻璃又凍上了一層冰，柳強只好把車停下來。他本想叫小張叫醒，起來把冰層刮一刮，但車子停下來後，駕駛室更顯得平穩了，小張的鼾聲也就越發大了。柳強猶豫了一下，他不想擾醒他，於是自己掏出小刀子，先把里面的一層

冰刮了，然后再下來把外面的一層刮掉。当柳强剛把駕駛室的門一开，一陣頂头風猛地吹來，柳强沒有防备着这突如其來的襲击，差点兒气出不上來。

「班長，快，快給我撲掉！」這一陣冷風吹進駕駛室后，把張啓民吹醒了，他一醒來，就在身上亂撲打着。

「怎么啦？」柳强奇怪的望着他。

「我身上着火了！」小張還在撲打着。

「你身上哪來的火？」

「哎喲！真嚇人一跳！」小張漸漸清醒了，看看自己身上油膩的工作服，還是光得發亮，一點火星也沒有，他才深深地出了一口氣，把心放下來。

「小鬼，干么大驚小怪的？」柳强問。

「沒啥，做了個缺德夢。」小張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自己也掏出小刀子來，爬在車头上和柳强一塊刮着冰層。

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」柳强追問着。

「算了吧，沒啥意思。班長，今天晚上說啥我們也得趕過鄂拉山，要不准得在山上当山大王。鄂拉山上可不是好玩的，連石頭也凍得鏗鏘的啊！」小張有意把話題岔開，因為他知道班長是個愛開玩笑的人，要是知道他在行車途中作了個夢，夢見火燒着了自已，醒來還沒頭沒腦在撲打着，這件事情回到班里一傳開，班里准得把自己當成開玩笑的對象。

柳强看見他不好意思，也就不再追問了。

張啓民一邊刮着冰，一邊將冰屑悄悄地塞到嘴里去，然而這一切動作都被柳强看見了。柳强知道這兩天來的確够

噲，飯沒吃飽還不算，最大的問題是喝不上水，這兩天嘴唇已干得裂開幾個口子，嘴干得沒辦法的時候，想嚥口吐沫，喉嚨也發痛。

「咱們吃點飯吧！」柳強才想起現在是應該吃晚飯的時候了。不知道是怎麼搞的，天氣越冷人越餓得快，餓了身上就打顫顫。小張肚子早就餓得慌了，一聽班長說要吃些飯，趕緊跑到駕駛室里，從挎包里取出一塊大餅就啃起來。

「咯嘣！」小張狠狠地啃了兩口，但一點也啃不動，原來大餅已經凍成冰塊塊了。小張的手意識地摸着爛了的暖水瓶，拿起來搖了一下，「叮哩光啣」地响。

「想喝水嗎？」

「是的，口有些干。」小張說，「班長，咱們能多停一會燒些水喝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柳強口也有些干了。

沒等柳強說完，張啓民提起馬口鉄水壺就往外跑。

小張出了駕駛室，沒走上几步，只覺得氣漸漸地喘不過來了，他才想起鄂拉山到底是鄂拉山，比大河壩的確厉害得多，只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，空氣就稀薄到這個程度。他只好把腳步放慢一些，但他在沒過膝蓋的雪地里走起來，還是覺得很費勁。

走着走着兩只腳板漸漸地凍麻了，兩條腿只有機械地踏下去、抬上來，抬上來、踏下去。忽然「咯嗒」一聲掉進坑里了。積雪直埋到胸脯，吓了他一跳，把水壺也扔到五六公尺地方以外了。他趕緊往後退，暗暗地僥倖這下還算好，要是再深一些，就算報銷了。雖然自己生長在海邊，游泳本事還有

兩下子，但是陷在雪窩里，這本事就使不出來了。

小張提着水壺來到了小河边。虽然是三月的時節了，但河水还未解凍。小張在河面上跳了兩下，只听得梆梆的响，根本听不見「咯吱」的声音。找了塊七八斤重的石头圪塔砸了几下，才在冰上砸出雞蛋大的印子，干瞪眼沒有办法只好灌了一壺雪回來。

零下20多度的气候，是有些不好受。小張提着水壺回來的时候，凍得鼻子通紅，痛得像針扎似的。帶上口罩吧，不一会口罩外面就凍得硬梆梆的，里面还不断地流着清鼻涕；出的气从鼻子兩旁上去，把眼睛上的睫毛也凍在一塊了，連眼睛也睜不开來，只好把口罩去掉，拿手捂着鼻子。

「怎么？連手套也不帶？」柳强看見張啓民凍得打顫，后悔自己剛才为什么沒有看見，反倒責备他。

「沒有什么，得鍛鍊一下。」小張笑嘻嘻地說。

柳强注視着他那張帶着稚气而有些黝黑的臉，下巴有些尖尖的，突出的大大的眼睛，具备着一般廣東人所具有的特征。柳强想起來了，当小張去年來到西北的时候，就分配到柳强这个班來。那时班里几个駕駛員，誰也不願意要張啓民当助手，因为他那时才十七歲，把脚跟撑起，帽頂再拉一拉，还超不过柳强的胸章。还有那削瘦的臉龐，使人看起來好像有什么病似的。

「这样的助手是吃干飯的。」有一个駕駛員不屑地說。根据他自己的經驗，像小張这样的人，現在只能放牛放羊去。

「这才是少爺兵哩！」另一个說，「誰要了这么个『好

助手』，誰得給他蓋被子，給他喂飯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柳強看見這些駕駛員都不願意要小張當助手，只好把小張叫來：「你給我當助手吧！你願意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小張心里很高興，在他的腦海里認為：班長在全班來說是技術最好的，如果時常跟着班長，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

「以後不要再說好的，要說是的。」柳強糾正地說。

「是的，班長，」小張登時立正，精神飽滿的說，「我現在可以去看咱們的車子啦！」

「你可以去了。」

于是小張便跑到車跟前，摸摸這摸摸那，汽車他見過的很多，然而這會子看起來，覺得每個零件都是新鮮的，因為對於這些零件他還不知道，這個是什麼名字，那個又是叫什麼？這些東西，今後都是需要他熟悉的。接着他好像覺得車上有些髒了，於是挑了一担水，拿了塊抹布擦了玻璃，又擦篷子，最後竟洗起輪胎來。

「洗這干麼？」柳強奇怪地問。

「髒了。」

「洗淨了，再走走不是又髒了嗎？」

「那……」小張帶着稚氣的臉笑着說，「現在洗淨了總是好看些啊！」這時柳強注意看他那雙凍得通紅的手，手背上看不見一條紋，有些地方凍得發藍，眼看就要凍破了。

「你的手是怎麼搞的？」柳強有些發愁。

「我的手？沒有什麼。」小張早就發覺班長在注視着他的

手，于是有意識地把手背避開班長的視線。這時他把輪胎洗得差不多了，便趕緊挑起桶子要走。

「叫我看看你的手。」柳強拉住小張的手一看，小張不好意思地把頭低下了。

「你这手当不了汽車駕駛員。」柳強把他的手放下，給他這雙手下了結論。

「班長，別開玩笑啦！」張啓民雖是這樣說，但心里總是沉不住氣。

「老實說，這樣的氣候，你的手就凍成這個樣，一個駕駛員要經常在冰天雪地里跑，有十雙也不夠凍的。」柳強說。

「班長，你放心，我會鍛鍊的。」小張倔強地說。

「那咱們就試試看吧！」

從此以後張啓民的確注意鍛鍊了，他拿漂浮着冰渣的涼水來洗臉，拿雪來洗手。這會子柳強看起這雙雖然有些粗糙的手，但已經不像去年那樣凍得通紅了，那樣稀松了。現在却是粗糙而結實。柳強心里暗暗地佩服他：「這樣的小伙子是有辦法的。」

水澆好了，但倒出來還不到半缸多水，而且還渾得像泥漿似的。柳強看見天已經黑了，走在前面兩部車子，不知現在走到什麼地方了，連一點影子還沒有；如果趕不上去，萬一在這個山上拋錨了，要水沒水，要火沒火，那才是干瞪眼哩！柳強覺得來不及挖冰來煮了，於是將就喝了兩口，便繼續往前開。

天黑了，汽車在鄂拉山上緩慢地爬着，轉了一個彎——又轉一個彎，再往山上看去，山峯還深深地淹沒在雲霧中，

好像永沒有个尽头似的。

当車子离山頂越來越近的时候，風越發狠地刮着，把山上的積雪刮了起來，像小沙子似的冰蛋撞击着擋風玻璃，發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山坡越發陡了，吉斯車不断地發出「嗚嗚」的疲憊的叫声，使赶路的人們听起來，益發感到煩悶而急躁。

忽然「嗤」的一声，車身猛的震了一下，便向山坡这面傾斜着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「班長，坏了！」張啓民洩气地說。

「啥坏了？」柳强也下車了，心里充滿着焦急和不安。

「胎砸爛了。」張啓民把嵌在胎里的一塊又尖又利的石头取出來，眼睛狠狠地瞪着它，对它好象有無限的仇恨似的。当一想到僅僅这么一塊小石头，竟把一只胎砸爛了，車子拋錨了，就感到一陣陣的痛心。

「把預备胎换上吧！」柳强說，「真他媽的倒霉。」柳强早就提防着在这样的路上拋錨，所以在西寧的时候，还特別仔細地檢查了一番，不料还是拋錨了，而且还是在鄂拉山上。没办法兩人只有摸黑干起來。

大風好象故意对这两个人示威似的，一陣比一陣猛，卷起的雪蛋尽往人的袖筒里和領子里灌。当風稍停的时候，这些雪蛋便化了，当風再吹起來的时候，袖筒便又凍得硬梆梆的，象塊冰棒似的压在臂上，把人凍得直打顫。

狂風不停地刮着，風里不断地傳來「噠噠」的声音，这声音微弱而模糊。

「你听见什么沒有？」柳强放下工具，兩眼瞪得大大的

遙望着山峯，但除过一片白茫茫的積雪外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

「沒聽見。」張啓民也放下了工具，側着腦袋听着，但他却听不到什么。他觉得柳强虽說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，但畢竟是太不沉着了，連这么点声音就大驚小怪的，連工作也放下了。再要这样干干又停停，今天晚上就别想再下山了。要是在鄂拉山上过夜，凍不死也会凍个僵。一想到这里，那脖子不耐煩勁就湧上來了：「恐怕是你上牙和下牙打架吧！这气候是有些凍啊！」

「噠噠噠……」又是一陣陣的响声，声音还是很微弱。

「你再听听！」柳强觉得狂風再怎样呼嘯，也絕不会發出这种奇怪的声音。憑着他从小就牧馬的經驗，他听得出这些熟悉的声音，他判断出这些急驟的声音，是馬蹄的声音——至少是三四匹。

「噠噠噠……」这一陣声音响得更清晰了，而且越來越近也不过是在十几公尺以外的地方，但只一会儿，便又逐漸模糊了。

「班長，我听見了，是馬，是馬蹄声。」小張放下了工具低声地說，兩手意識地摸着佩帶的兩個手榴彈。

「是真的嗎？沒錯嗎？」柳强反問。其实柳强早就从駕駛室里把自己的冲鋒槍取下來了。

「当真的，我騎过馬，这声音准沒錯。」小張肯定地說。

「这声音不对勁。」柳强想試試小張的胆量怎么样。故意咬着他的耳朵神秘的說。

「管他那么多……」張啓民觉得班長实在太嚕嗦了，本想說班長有些胆怯，好激一激他，但心里一回想起班長以前

曾給他講過許多戰鬥故事，班長在這些戰鬥中又是這樣的勇敢，還立過二等功，這樣的帽子是不能給他帶上的，於是趕緊把話收回來。

「可別大意，這騎馬的可不是些好傢伙。」柳強說。一邊却隨時傾听着這聲音的變化。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張啓民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地說。但他從柳強那嚴肅的話語聽來，他慢慢地意識到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了，於是開始有些警惕了。

「藏民晚上是不會出來的。」柳強說，「再說那馬蹄的聲音是斷斷續續的，顯然這騎馬的人也是鬼鬼祟祟的，不敢放开大步子走，而是走走就停下來听听動靜。光是這點就有問題。」

「咱們倆上去看看。」張啓民把手榴彈蓋子揭了，就準備上去。

「不行，咱們倆不能同時上去。」柳強拉着他的袖子說，「咱們只倆人，一上去要是犧牲了連個報信的也沒有。再說咱們的汽車不能不管，我說你還是找個地方隱蔽起來，不要讓那些傢伙靠近咱們的事，我先上去看看動靜。」

「那怎么行呢？這裡只離二三十公尺，打响了還不是和上去一樣。」小張堅持着要跟柳強上去，「再說犧牲就算革命成功了唄，要報信的干么？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。犧牲咱們兩個是小事情，這股土匪消滅不了才是大事哩！」柳強說，「這股土匪不知道給藏民多少苦頭吃了。」柳強想起了連長曾經說過，在一九五一年時候，從新疆流竄下來的，被解放軍追剿了幾年，雖然消

滅的差不多了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剩下的这些土匪学得更滑了。所以这样的时机是很不容易遇上的，因而也是宝贵的。

「那怎么办？」

「你报信去！」柳强說。

于是柳强和小張兩人，又悄悄地干了一会，好容易把輪子換好了，然后柳强上了車，連机器也沒發动，，慢慢地把車子倒下山去。

「向右，向右……倒，倒……向左，向左……」小張在車后面，悄声地指揮着倒車。

「班長，这样倒車，天明还到不了山脚哩！」小張看到車倒了半天，才走了这么一点路，心里干着急，心想等不到山脚，土匪早就跑完了。柳强心里也很着急，如果要把車子倒到山脚再調头，山头上的土匪也就沒有人監視了。跑到什么地方自己也不知道。于是索性發动车子，把头調过来。幸亏風刮得很大，机器的發动声还没有什么反响。

「好了，你現在下去吧！」柳强下了車，把大衣穿好后，就准备沿着公路爬上山去。

小張默默地坐在駕駛室里，心里充滿着緊張和不安。他把机器發动了，然而他沒有开走，回过头來說：「班長，我說要上去还是咱們倆一塊上去，要牺牲就牺牲一对。」

「牺牲？你要是这样想就不对了！我們現在还不会牺牲，我們还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呢！」柳强說，「下去吧！別忘記了要爭取時間快些回來。」

「班長，你一个人行嗎？」小張担心地說。

「为什么不行？」

「那么，我祝你成功！」張啓民激动地说，「能坚持就是勝利。」

「你也会成功的，因为勝利是属于我們的。」他們輕聲地笑了。

× × × ×

張啓民駕駛着吉斯車向山下奔跑着，在這以前他還沒有在崎嶇的山路上駕駛過汽車，焦急的心情在驅使他，使他不知道什么叫「危險」，他只知道為了班長，應該快些，快……

擋風玻璃凍着了，他顧不上停下來把冰刮掉，只好把擋風玻璃支起來。然而迎頭吹來的冷風，像無數根鋼針刺着他的臉孔，痛得淌出了眼淚。戴上口罩和風鏡，不一會從鼻孔兩旁出來的氣，又凝結在風鏡玻璃上，又是看不見了。眼皮被吹得又冰涼又疼痛，這些味道是他從來沒有嚐過的。

終於來到山下了，他一面駕駛着車，一面感到茫然。在這一片茫無邊際的冰天雪地里，誰知道騎兵大隊在哪里呢？他又該給誰報信呢？到大河壩去嗎？不行！來回得一天，時間不允許；不到大河壩去，哪里又可以找到戴「八一」帽徽的人呢？

走着走着，又回到黃昏時候燒雪水的小河畔。小河畔冷清的，而且還不斷傳來淒涼的狼嚎聲。張啓民忽然想起了：黃昏時自己來小河畔取水的時候，曾看見在那邊山坡上，有一片藏民的帳篷。他猛然省悟過來：「為什麼偏要到大河壩去呢？藏民不是已經組織起民兵隊了嗎？剿匪也得依靠群眾

呵！」于是他把車子往路边一靠，便朝着自己記憶的那个方向前進。

經過大風刮过的積雪，是如此的不均匀，坑坑凹凹已經被填平了。有些地方積雪只沒过鞋背，有的却深到腰桿，这时已管不了这許多了。虽然是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來，然而他还是半走半跑着。用鼻子呼吸顯然感到不够用了，只好把嘴大張着呼吸，但当吸進迎头吹來的冷風，便又噎得咳嗽。

「能坚持就是勝利！能坚持就是勝利！能……」小張不断地自言自語着。但走不上几步就会滑个跤，滑倒了以后，弄得滿臉是雪，有时候嘴里还塞得滿滿的，不得不藉助兩只手才能爬上一个小坡。爬起來后把雪一吐，嘴里又不断地鼓励着自己：「能坚持就是勝利！能……」

上了小坡剛剛要往下走，「忽嗤」的一下滑下去了，直滑到一个雪坑里才停止。雪足足埋到胸脯，褲筒里袖筒里腰里到处都灌滿了雪。小張赶紧爬起來，赶紧抖看褲筒，抖得快了就抖出來了，抖不快的就在褲筒里化了，只觉得一陣陣的冰涼。「咳！又坐了飛機。」

小張走了一会，虽然迎头冷風狠狠地吹來，但上身还是逐漸發熱了。忽然他听見「汪！汪！」的狗吠声。小張虽然够疲乏的了，但这声音却像兴奋剂注入了全身，使他忘記了疲乏，他想自己跑了半个多鐘头，总算沒白跑。

于是小張朝着狗吠的方向前進着。他走得越快，摔的次數也就越多了，弄得手套凍冰了，袖筒褲筒凍得像洋鉄皮似的，走起來「噠噠」的响。把肘子和膝盖磨破了，他只覺得這兩個地方热呼呼的，血一滴一滴的淌下去，然而他并不觉得怎

样痛，他只知道：「能坚持就是勝利……能……」。

×

×

×

柳强把冲锋槍的梭子取下來檢查了一下，知道里面确实是压子彈最多的梭子，于是便向山頂爬去。晚上走路，眼睛是頂不了多大的事，只有用耳朵來听，因而他走上几步，就得停下來听听。

快到山頂了，忽然「噤噤……」的声音从远而近的傳來，这声音越來越近，柳强觉得情况沒有弄清楚以前，还是不慌打槍。于是只好臥倒在公路旁边的小水溝里，幸虧晚上气候冷，水溝里凍得挺結实的。柳强剛臥好还來不及把冲锋槍整理一下，四个高大的影子奔跑過來了——四个黑影子騎在四匹馬上，走过柳强旁边六七公尺的地方停下來了。

「你們看我剛才說的不假吧！那塊黑东西就是一輛汽車。」一个黑影子自得地說，「現在不見了吧！」

「不見了又怎么样？」另一个黑影子沒好气地說。

「剛才要是咱們摸上去！保險可以發些洋財。」那个黑影子惋惜地說，「虽然沒有啥好东西，起碼总会有些喫的，半年多來沒嚐过麵的味道了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开个齋。」

「看你說得多好呀！摸上去！？發洋財！？」另一个黑影子譏諷地說，「咱們叫共產党追得气也喘不過來，不要碰上共產党就阿彌陀佛了，还要去惹共產党，不知道你还想活几天！」

說得那个黑影子連气也不敢喘一声，呆了一会，几个黑影子都感到無趣，于是默默地掉轉馬头，便往回走。柳强听見这几匹馬沉重的步伐——好像牠們底主人沉重的心情傳染給牠們了。匪徒們已漸漸走远了，他才慢慢地站起來，把身体

舒展一下。現在已經很明顯了，這是一股子土匪。他估計光流動哨就有三個，那麼這股子土匪數目字是不會太少的。

柳強把皮大衣翻過來穿着，因為這樣看起來和雪是一個顏色，比較不容易被敵人發現。然後把地形看了一下，覺得不能沿着公路山跟前進，因為這樣目標畢竟太顯著。于是他跨過公路沿着山坡繼續前進着。有好幾次他走着走着，腳沒踩穩就滑到下面十幾丈遠的地方。就這樣走着爬着，大概是過了半個多鐘頭終於來到山頭了。

山頭上有四五堆火，火不大旺，恐怕是因為周圍的人太多了，只能看見一些火苗。有二百多匹馬大概因為餓得發慌了，正在拚命地嘶吼着。在一堆火的周圍，十幾個人正在搶着烤牛肉。其中一個大個子手里拿着一根步槍的探條，穿着一長串牛肉放在大火上燒着，燒熟了就拿出來吐上幾口吐沫說：「誰也不能吃，我有肺病。」另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伸手就去搶，嘴里還說：「有肺病我也不怕傳染，在這個時候喫死總比餓死好。」那個大個子憑着自己力氣大，把來搶的手打回去說：

「要吃肉拿鹽來換。」那個黑影無奈何只好把手收回去，但為了替自己爭面子，便擺出一付莊重的臉孔解嘲地說：「唔！你想得真好，肉沒有了，可以牽上藏民的幾頭牦牛，兩天也吃不完；鹽沒有了，美國飛機再不給咱們空投，那才活活斃死哩！」這十幾個人就這樣不斷地在爭吵着。柳強再也不願意听下去了，覺得這堆人里油水實在不大，於是便到離山頭最高處十幾公尺的地方伏下。鄂拉山修路紀念碑的地方，那里也有一堆火，也是十幾個餓死鬼在搶着烤肉，柳強覺得這堆里油水也不太大，正想走開，忽然走過兩個穿藏族服裝的